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MARCEL
PROUST

追忆似水年华

第二卷

在花季少女倩影下

徐和瑾 译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法国]M.普鲁斯特 著

MARCEL
PROUST
追忆似水年华

第二卷

在花季少女倩影下

徐和瑾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忆似水年华. 第2卷,在花季少女倩影下/(法)普鲁斯特
(Proust, M.)著;徐和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447-1055-8

I. 追… II. ①普… ②徐…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4515号

感谢 Mireille Naturel 女士提供帮助,并向法国普鲁斯特之友协会和会长
Jean-Pierre Angremy 先生致以谢意。

书 名 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花季少女倩影下
作 者 [法国]马塞尔·普鲁斯特
译 者 徐和瑾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Flammarion,198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20.625
插 页 12
字 数 489千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55-8
定 价 (精装本)4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在斯万夫人周围

3

性格的转向—诺普瓦侯爵—贝戈特—我如何暂时不去
看望吉尔伯特;首次对分手引起的忧伤和遗忘的
不规则进展所作的粗略描绘

第二部

地方的名称:地方

213

(第一次逗留巴尔贝克;海边的姑娘们)——首次对德·
夏吕斯先生和罗贝尔·德·圣卢作的肖像画—在布洛克
家吃晚饭—在里弗贝尔吃晚饭—阿尔贝蒂娜出现

内容提要

532

人名索引

546

地名索引

595

文艺作品名索引

612

译后记

622

第二卷

在花季少女倩影下

第一部 在斯万夫人周围

我母亲第一次请德·诺普瓦先生来吃晚饭,感到有点遗憾,说科塔尔教授正在旅游,她已跟斯万完全断绝来往,否则他们俩倒会引起这位前大使的兴趣;听到这话,我父亲回答说,科塔尔是著名学者,有这样的佳宾作陪,晚宴只会增色,但斯万喜欢自吹自擂,结交了些许达官贵人,就唯恐天下不知,是个虚张声势的庸俗之徒,诺普瓦侯爵一定会用自己的惯用语说此人“奇臭难闻”。不过,对父亲的这一回答,我可得作些解释,因为也许在有些人的记忆之中,科塔尔味同嚼蜡,而斯万在社交上的谦和、审慎,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父母的这位旧友,除了“小斯万”和赛马俱乐部^①的斯万这两个身份之外,已有了新的身份(而且不会是他最后的身份),那就是奥黛特的丈夫。他让自己惯有的本能、欲望和精明,效力于这女人粗俗的野心,想方设法为自己和伴侣谋得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虽与他以前的地位相比大为逊色,却跟他的伴侣十分匹配。处于这种地位,他显得判若两人。既然(他仍独自跟自己的朋友来往,只要他们不主动提出跟奥黛特见面,他就不会把她带去见他们)他已跟妻子一起开始另一种生活,跟新的朋友交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衡量新朋友的地位时,即在衡量他接待他们的来访是否会在自尊心上得到满足时,用来比较的标

^① 赛马俱乐部成立于1834年,最初名为促进会俱乐部,目的是改良法国马匹的品种。参加该俱乐部需会员一致表决通过,故接纳会员如同授爵一般。

准为什么不是他结婚前交往的出类拔萃人士,而是奥黛特过去的朋友。不过,即使我们知道,他喜欢结交的是粗俗的官员,以及在各部委举办的舞会上充当花瓶的轻佻女子,但听到他大肆宣扬,说某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的妻子曾来拜访斯万夫人,我们也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过去——至今仍然如此——会作出优雅的姿态,对来自特威克南^①或白金汉宫的邀请只字不提。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优雅的斯万的爽直,只是虚荣的一种更为精明的表现形式,并说我父母的这位旧友,如同某些犹太人,依次表现出这个民族所处的各种状况,既显出极其幼稚的故作风雅和毫不掩饰的粗鲁无礼,又表现出无可挑剔的礼貌。但是,主要原因,即适用于全人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美德并非是某种自由、浮动之物,也不是我们能时刻支配之物;美德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最终同我们将表现美德视为义务的那些行动紧密结合,因此,万一有另一类活动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就会被弄得措手不及,甚至无法想到,这类活动中也有可能表现出同样的美德。斯万对那些新朋友十分热情,自豪地说出他们的大名,这如同谦虚或慷慨的大艺术家,晚年时进行烹饪或从事园艺,听到别人称赞他们烧的菜肴或种的花坛,就会幼稚地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菜肴或花坛,听不进批评,但对“这是杰作”的赞美,却会轻而易举地接受;换句话说,他们乐意无偿赠送自己的一幅画作,却不乐意在玩西洋骨牌戏时输掉两个法郎。

至于科塔尔教授,我们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跟他经常见面,地点是拉斯珀利埃尔城堡,即“老板娘”^②的住宅。关于他,此时此刻需要指出的首先是如下这点:斯万的变化几乎不会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在香榭丽舍大街见到吉尔贝特的父亲时,这变化已经发生,我

①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19页注①。

② “老板娘”是维尔迪兰夫人沙龙里的常客对她起的绰号。维尔迪兰夫人及其“小集团”,我们将在本书第四卷《所多玛和蛾摩拉》中见到,即小说主人公第二次去巴尔贝克之时。

无法对此怀疑,另外,他当时在大街上没有跟我说过话,因此,在我面前炫耀他那些政界朋友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且,他即使炫耀,我也有可能无法立即察觉他的虚荣心,原因是对一个人长期形成的看法,会使我们变成瞎子和聋子;我母亲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发现她的一个侄女涂有唇膏,仿佛这唇膏已溶入水中,使人无法看到;直至有一天,因唇膏涂得过多或别的什么原因,才出现称之为“过饱和”的现象;以前从未看到的唇膏,这时全部凝聚起来,我母亲看到这突然出现的鲜艳色彩,就像在贡布雷时那样,说真是奇耻大辱,并跟这侄女断绝来往,如同绝交一般。)但科塔尔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看到斯万初次步入维尔迪兰家的那个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荣誉和头衔接踵而来;第二,一个人即使没有文化素养,会用同音异义词玩拙劣的文字游戏,却仍可能具有任何文化素养都无法替代的特殊才能,如杰出统帅或著名医生的才能。科塔尔被他的同行们看重,并非只是因为他在行医过程中从默默无闻的医生逐渐名扬欧洲。聪明的青年医生们宣称,如果他们有朝一日病倒,科塔尔是他们唯一能托付自己性命之人,至少在最近几年是如此,原因是因变化的需要而产生的思想方式也会变化。也许他们更喜欢和某些文学、艺术素养更高的主任医生交往,以谈论尼采和瓦格纳。科塔尔夫人邀请丈夫的同事和学生来参加晚会,希望她丈夫能有朝一日出任医学院院长,但在晚会上只要演奏音乐,科塔尔就不想听下去,情愿到隔壁客厅里去打牌。然而,他的眼光和诊断的迅速、透彻和可靠,却受到异口同声的称赞。第三,说到科塔尔教授对我父亲这样的人所采取的总体态度,我们应该指出,我们在生活的后半部分所显示的本性,虽说往往是我们原来的本性,却并非一贯如此,不管原来的本性已经发展或衰败,或是已经加强或削弱,它有时变得截然不同,犹如反穿的衣服。除了在对她如痴如迷的维尔迪兰夫如家里之外,科塔尔犹豫不决的神情,以及他的过于腼腆和殷勤,是他

在年轻时老是被人讥笑的原因。是哪位好心的朋友劝他显出冷若冰霜的样子？他地位重要，要装出这种样子易如反掌。在维尔迪兰家，他本能地露出本相，而在其他地方，他都变得冷漠，故意默不作声，在必须开口说话之时，又说得毅然决然，并且总要说些令人不快的话。这种新的态度，他还对病人试用，这些病人跟他初次见面，无法跟以前进行比较，他们要是知道他并非生性粗野，一定会十分惊讶。尤其是他竭力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甚至在他所属的医院专科里，他只要用同音异义词作几个文字游戏，就会使主治医师和新来的见习医生全都哈哈大笑，而他脸上的肌肉却永远纹丝不动，不过他的脸自从剃去所有胡子之后，已变得难以辨认。

最后，我们对诺普瓦侯爵作一介绍。战前，他曾任全权公使，五月十六日^①被任命为大使；虽然如此，许多人感到十分惊讶的是，从此之后，他曾多次代表法国执行特殊使命，如去埃及任债务监督^②，并因其财政方面的出色能力而作出重大贡献，但派他去执行这些使命的内阁均属激进派，一般的反动资产者会拒绝为此类内阁效力，而德·诺普瓦先生则会因其经历、朋友和观点被此类内阁视为怀疑对象。但是，这些激进派部长看来，在涉及法国的最高利益时，他们作出此类任命，可以显示他们的胸襟是何等宽广，并使他们在政客中鹤立鸡群，名正言顺地被《辩论报》称之为政治家，并最终获益于贵族姓氏带来的盛誉，以及出人意料的任命如剧

^① 这就是说，诺普瓦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任全权公使，并被麦克马洪任总统的内阁任命为大使。1877年5月16日，麦克马洪迫使总理朱尔·西蒙辞职，解散共和派内阁，其后又于6月25日提前解散共和派占优势的众议院。同年10月14日，共和派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多数席位，麦克马洪被迫让共和派重新组阁。

^② 1874年，埃及总督伊斯迈尔为避免财政危机，把苏伊士运河的埃及股份卖给英国首相迪斯累里。两年后，埃及政府宣布财政破产，停止偿还债务。以英法为首的债主乘机直接干涉埃及内政，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共同组成埃及债务整理委员会。1876年至1882年，埃及财政被置于双重控制下，设财政监督人，由英国管理国家的收入，法国管理支出。

情突变那样所引起的兴趣。他们也知道,他们任用德·诺普瓦先生可以获得上述好处,但又不用担心此人会在政治上对他们不忠,因为侯爵的出身不但不应使他们对此严加提防,而且是他忠心的保证。共和国的政府在这点上并未看走眼。这首先是因为有一种贵族自幼就受到教育,知道他们的姓氏是一种不会被任何东西消除的内在优点(对这种优点的价值,与他们爵位相同或更高的贵族心里一清二楚),知道他们不需要像许多资产者那样,明知不会有可喜的结果,却要去发表顺应潮流的看法,巴结思想正统的人士,因为他们的身价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提高。相反,他们竭力在地位高于他们的亲王或公爵世家的眼中提高身价,并知道要做到这点,只有在自己的姓氏中增添新的东西,使他们能在爵位相同的贵族中超尘拔俗,如政治上的影响,文学或艺术上的声望,或是家中金玉满堂。他们不想在资产者所追求、但在他们看来毫无用处的贵族小地主身上花费精力,因为这种友谊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亲王也不会因此而感激他们,所以他们的精力大多花在政治家身上,这些政治家即使是共济会会员,也会帮助他们谋得使馆的职务,或是在竞选中助他们一臂之力,同时他们也在艺术家或学者身上花费力气,因为这些人可以帮助他们在耕耘的领域中取得“突破”,最后他们还在另一些人身上做工作,目的是得到新的名望或攀上富家姻亲。

但是,德·诺普瓦先生的主要特点,则是他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一种墨守成规的精神,既消极又保守,被称之为“政府的精神”,这种精神确实是所有政府共有的,特别是所有政府领导下的所有使馆的精神。他在外交生涯上产生的厌恶、惧怕和蔑视,是针对反对党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革命性,但无论怎么说都不恰当。在民众中和社交界少数才疏学浅之士看来,不同类型的差别只是一纸空文,但其他人都认为,人与人之所以接近,并非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有相同

的血缘。像勒古韦^①这样的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即使是古典派，也情愿为马克西姆·杜康^②或梅齐埃尔^③对雨果的赞美鼓掌，而不愿为克洛代尔^④对布瓦洛^⑤的颂词叫好。相同的民族主义，足以使巴雷斯^⑥和他的选民接近——选民们并不认为他和乔治·贝里^⑦先生有很大区别——但不能使他跟他在法兰西语文学院的同事接近，这些院士虽然跟他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却有着不同的思想方

① 勒古韦(1807—1903)，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其剧作经常在法兰西剧院上演，特别是和斯克里布共同创作的剧本《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以及悲剧《美狄亚》。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后主要创作喜剧。

② 杜康(1822—1894)，法国作家、旅行家。1847年与福楼拜同游布列塔尼，并共同撰写《穿越田野和沙滩》。另著有《文学回忆录》，是了解当时文坛的重要资料。1880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虽说他曾对该学院进行猛烈攻击。他的入院演说风格酷似诺普瓦，其中引用大量语录并使用陈词滥调。

③ 梅齐埃尔(1826—1915)，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大量文学论著，如《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但丁》、《彼得拉克》、《歌德》等。

④ 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诗人、剧作家。曾任法国驻中国领事和驻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大使。作品有诗集《五大颂歌》、《战争诗集》，剧本《受火刑的贞德》、《向马利亚报喜》、《硬面包》、《缎子鞋》等，内容多宣扬天主教精神，充满神秘气息。1911年3月，克洛代尔在《胡蜂》杂志上撰文，表示对雨果的蔑视和对布瓦洛的钦佩，该文于同年5月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转载。克洛代尔在该文中措辞过于激烈，不会受到主张稳重的勒古韦或诺普瓦的青睐。

⑤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著有《诗简集》和《讽刺诗集》。1674年以诗体写成《诗的艺术》，主张诗人应服从“理性”，并将古希腊悲剧的“三一律”理论完整化。

⑥ 巴雷斯(1862—1923)，法国小说家、政治家。1906年任巴黎市议员，同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所著三部曲《自我崇拜》宣扬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另一三部曲《民族精力小说》颂扬民族主义。他的思想曾对法国青年一代有巨大影响。普鲁斯特首次遇到巴雷斯可能是在1891年年底。他对这位激烈的反德雷福斯派感情复杂，但他们仍保持礼尚往来的关系，巴雷斯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普鲁斯特。

⑦ 贝里(1853—1915)，法国政治家。起初为右翼议员，拥护君主政体，是反德雷福斯派，因此受到巴雷斯的选民的喜爱。1905年起，他逐渐接受进步思想。但在1895年年底，即诺普瓦受小说主人公的父母邀请去吃晚饭时，贝里的思想尚未改变。

法,对他的喜爱甚至不如对里博^①先生和德夏内尔^②先生这样的政敌的喜爱,而忠实的保皇派感到,这两位先生要比莫拉斯^③和莱昂·都德^④更为亲近,虽说后面两位也希望国王登基。德·诺普瓦先生说话不多,不仅是因为谨小慎微的职业习惯,而且还因为在他们这些人眼中,话语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加微妙的含义,原因是他们这些人用了十年的努力才使两个国家的关系亲密,而这种努力,在一次讲话或一份议定书中,却只是用一个普通的形容词来概括和表达,这形容词看起来普普通通,在他们眼里却如同大千世界;他在委员会^⑤中不苟言笑,开会时坐在我父亲旁边,委员们见前任大使对我父亲友好,纷纷表示祝贺。对此感到惊讶的首先是我父亲。原因是他并非随和之人,除了少数好友之外,平时不跟其他人来往,对此他毫不讳言。他感到,外交家的友好表示,是他个人喜好的一种表现,就像一个人使我们感到厌烦或不快,即使其智慧超群或敏锐过人,也未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反倒是另一人的直爽和活泼,虽说在许多人眼中显得空洞、浮泛和毫无价值,却博得了我们的好感。“德·诺普瓦又请我吃晚饭了;真是非同寻常;委员们都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跟委员会里的人均无私交。我相信,他

① 里博(1842—1923),法国政治家、共和党温和派领导人之一。1890—1893年出任外交部长,是诺普瓦在下文中提到的法俄结盟的谈判者。

② 德夏内尔(1855—1922),法国政治家。1898—1902年和1912—1920年任众议院议长,1920年2—9月曾任共和国总统。曾发表大量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经常出入普鲁斯特熟悉的沙龙,如勒梅尔夫人和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在小说中则出入盖尔芒特府,在社交界具有很高的地位。

③ 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家。1908年与莱昂·都德合办《法兰西行动报》,宣扬民族沙文主义,反对共和政体,对法国保守的资产阶级影响巨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与维希政权合作,战后被判终身监禁。

④ 莱昂·都德(1867—1942),法国记者、作家。阿尔方斯·都德之子。与莫拉斯合办《法兰西行动报》,任社论主笔。1919—1924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一生著作浩繁,主要描写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知识界和政治生活。

⑤ 指外交委员会。

还会跟我讲述有关七〇年战争的激动人心的事。”我父亲知道，德·诺普瓦先生也许是唯一就普鲁士的逐渐强大及其战争意图向皇上汇报之人，并且知道俾斯麦特别欣赏他的才智。不久以前，在歌剧院为狄奥多西国王^①举办的盛大晚会上，各报均注意到国王曾同德·诺普瓦先生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得问一下，国王的这次来访，是否真的重要。”父亲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就对我们这样说。“我十分清楚，诺普瓦老头一向讳莫如深，但他对我好，一定会直言相告。”

至于我母亲，大使的智慧也许并非是她最感兴趣的那种。不过我应该说，德·诺普瓦先生的谈话，汇集了一种职业、一种阶级和一种时代——对这种职业和这种阶级来说，这种时代也许并未完全消逝——所特有的全部古老的语言形式，因此我有时感到遗憾，未能把我听到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住。要是记住，我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陈旧的语言效果，犹如王宫剧院的那位演员，听到有人问他在何处找到这些出人意外的帽子，就回答道：“我这些帽子，不是找到的，而是保存着的。”总之，我觉得，我母亲认为德·诺普瓦先生有点“演技陈旧”的味道，但从其举止来看，还远未达到使她觉得乏味的程度，不过在某个方面，却使她感到少了点魅力，那是在语言表达方面，而不是在思想方面，因为德·诺普瓦先生的思想十分摩登。她只是感到，由于外交家对她丈夫表现出如此罕见的喜爱，那么，她在丈夫面前赞美外交家，就是在巧妙地讨好丈夫。她在我父亲的思想中坚定了他对德·诺普瓦先生的好评，同时促使他对自己也有良好的评价，她感到自己这样做是在履行一项义务，即让她丈夫生活愉快，这就像她让仆人把菜肴烧得精美可口，上菜时做到轻手轻脚一样。由于她不会对我父亲撒谎，她就逐渐培养自己对大使的欣赏能力，以便能真心诚意地对他赞扬。

①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408页注①。

另外，她自然会欣赏的是他和蔼的表情，他有点老派的礼貌（这礼貌还十分讲究：他走路时高大的身体笔挺，但一看到我母亲乘车路过，就立刻把刚开始抽的雪茄扔到远处，然后向她举帽致敬），他极为审慎的谈话（在谈话中他尽量少讲自己，总是竭力取悦对方），以及他出人意料的回信速度（我父亲刚给他寄出一封信，就在收到的一个信封上认出德·诺普瓦先生的笔迹，他的第一反应是实在不巧，他们的书信相互错过；仿佛邮局对他实行贵宾服务，专门为他增加送信的班次）。我母亲赞叹不已，觉得他虽然工作繁忙，却仍然及时回信，虽然交游广泛，依然和蔼可亲，但她没有想到，这些“虽然”却正是未知的“因为”，也没有想到（犹如老人的年龄、国王的平易近人和外省人的无所不知会使人感到惊讶），德·诺普瓦先生既能完成繁忙的工作又能及时回信，既能在社交界受人喜爱又能对我们和蔼可亲，其实是因为同样的习惯。另外，我母亲就像过于谦虚的人那样，错就错在把与她有关的事情置于其他事情之下，也就是其他事情之外。她认为我父亲的这位朋友给我们迅速回信值得称道，是因为他每天要写大量信件，她把这封信排除在大量信件之外，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封；同样，她并不认为，德·诺普瓦先生在我们家吃晚饭，是他社交生活的无数活动之一：她并未想到，在过去的外交活动中，大使已养成习惯，把到外面吃晚饭看作是履行公务，并在晚餐时施展习以为常的魅力，而如要他在来我家时别再像往常那样施展这种魅力，就未免过于苛刻。

德·诺普瓦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家吃晚饭——那年我还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是因为那天下午，我终于去看了贝尔玛在日场的《淮德拉》中的演出，同时也因为我在跟德·诺普瓦先生谈话时，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领悟到，吉尔贝特·斯万及其父母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跟其他任何人对这家人的感情，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新年的假期即将来临,但我却情绪低落,因为吉尔贝特亲口告诉我,我在假期里不会再见她;有一天,母亲也许发现我心情不佳,就对我说:“你要是仍然非常想看贝尔玛的戏,我想你父亲也许会准许你去看戏:你外婆可以带你去。”

不过,正是因为德·诺普瓦先生曾对我父亲说过,应该让我也去看贝尔玛的戏,说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值得牢记的事,我父亲在此之前坚决反对我去剧院浪费时间,并说我会因他所说的无聊事——我外婆对这种说法非常气愤——而生病,这时却在大使的劝说之下,几乎要把看戏当作职业生涯中飞黄腾达的一种诀窍。我外婆认为,我看贝尔玛的戏会有好处,但她为我而放弃这种好处,为了我的健康作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在这时倍感惊讶:德·诺普瓦先生的一句话,竟使我的健康变成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她把理性主义者无法遏止的希望,寄托于给我规定的室外散步和早睡的生活制度,如果我要违反这一制度,她就会怨声载道,觉得会大祸临头,并用悲痛的语调对我父亲说:“您真是轻率!”我父亲则气愤地回答道:“怎么!现在是您不想让他去看戏!这就有点怪了,您老是对我们说,看戏对他会有好处。”

但是,德·诺普瓦先生在对我来说更加重要的一件事上,改变了我父亲的意愿。父亲一直要我当外交官,但我一想到我会在外交部待上一段时间,就觉得无法忍受,因为这样的话,我会在有朝一日被派往某些国家当大使,而吉尔贝特却不会在那些国家居住。我情愿再次提出从事文学的计划,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散步时,我曾制订并抛弃这一计划。但父亲一直反对我从事文学的计划,认为文学跟外交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甚至认为文学不是一种职业,直至有一天,德·诺普瓦先生由于不大喜欢社会新阶层的外交人员,就对我父亲肯定地说,一个人当作家,会像当大使一样,受到同样的尊敬,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而且比当大使更加自由。

“唉！我无法相信，诺普瓦老爹一点儿也不反对你搞文学的想法。”父亲对我说道。我父亲是要人，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在重要人物的谈话中得到解决，并找到满意的答案：“最近几天，委员会开完会后，我再请他来吃晚饭。你跟他谈谈，这样会得到他的赏识。再写篇美文，可以拿给他看；他跟《两世界评论》^①的社长关系很好，可以让你进杂志社，他会办成此事，他可是个机灵的老头；不错，他好像认为，如今的外交界，唉！……”

我因不会跟吉尔贝特分开而感到高兴，想要写一篇能拿给德·诺普瓦先生看的美文，却无法写出。写了前面几页之后，我感到厌烦，笔不由从我手中滑落，我气得直哭，心想我决不会有才能，又没有天赋，因此无法利用德·诺普瓦先生即将来访所提供的机会，以便一直留在巴黎。只有想到家里即将让我去看贝尔玛演戏，我的忧愁才暂时得到排解。但是，正如我希望看到的暴风雨，是在暴风雨最为猛烈的海岸之上；同样，我想看这位名演员演戏，是在她扮演古典剧目的角色之时，因为斯万曾对我说，她只有在扮演此类角色时才达到超尘拔俗的地步。我们期望有宝贵的发现，就想从自然或艺术中获得某些印象，因此，我们有所顾忌，不希望我们的思想因得到较差的印象而得不到此类印象，从而对美的确切价值产生误解。看贝尔玛演出《安德洛玛刻》、《任性的玛丽亚娜》^②、《淮德拉》，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我要是听到贝尔玛吟诵下面的诗句，就会感到欣喜若狂，如同乘坐贡多拉轻舟，来到弗

① 《两世界评论》是法国文学、哲学刊物，创办于1829年，当时的大作家均为该刊撰稿，1893年起由费迪南·布吕纳介出任主编。该刊物倾向共和派，但十分保守，主张与俄国结盟，跟诺普瓦气味相投。另外，诺普瓦的语言风格，跟该刊物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夏尔默的社论作者有几分相似。

② 《安德洛玛刻》是拉辛的五幕诗体悲剧（1667），《任性的玛丽亚娜》是缪塞的两幕喜剧（1851）。